



书信卷

# 朱湘全集

朱湘

中国现代著名诗人、散文家、翻译家  
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流派「新月派」的代表人物  
被誉为「中国的济慈」「诗人的诗人」

朱湘 著  
方铭 主编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书信卷

# 朱湘全集



朱湘  
著  
方铭  
主编

ARTIME  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朱湘全集. 书信卷/朱湘著;方铭主编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7.1

ISBN 978-7-5396-5757-8

I. ①朱… II. ①朱… ②方… III. ①朱湘(1904~1933)  
—全集②书信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C52②I26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08010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出版策划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秦 雯

出版统筹:王婧婧

装帧设计:张诚鑫

---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 press-mart. 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 awpub. com](http://www. awpub. com)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---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20.25 字数:250 千字

版次: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42.00 元

---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## 出版说明

朱湘(1904—1933),字子沅,安徽太湖人。他被誉为“新文学成长期的大诗人”,“代表了中国十年来诗歌的一个方向”。与他齐名的中国现代作家,如郭沫若、闻一多、徐志摩都有全集出版。在朱湘研究会召开的朱湘学术研讨会上,希望出版《朱湘全集》的呼声很高,广大读者也有热烈的期待,应此需求,本社决定出版《朱湘全集》。

《朱湘全集》汇编了朱湘的全部著作。分卷出版说明如下:

第一卷诗歌卷,收入朱湘 1925 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《夏天》(商务印书馆出版),以及其后的《草莽集》(1927 年,开明书店出版)、《石门集》(1934 年,商务印书馆出版)、《永言集》(1936 年,时代书店出版)。前三本诗集都由作者生前编定,只有《永言集》是作者逝世后,由朱湘的好友赵景深编辑,算是朱湘的遗著。

第二卷散文卷,收编朱湘的《中书集》(1934 年,北新书局出版)、《文学

闲谈》(1934年,北新书局出版)和朱湘散逸的散文评论作品。

第三卷书信卷,收编朱湘的《海外寄霓君》(1934年,北新书局出版),《朱湘书信集》(1936年,天津人生与文学社出版),以及陈子善编的《孤高的真情 朱湘书信集》(2007年,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)中的《集外》,另新收朱湘逸信1封,这样将朱湘书信比较完备地收录,为此,特向陈子善教授表示谢意。

第四卷译作卷(一),编入朱湘翻译的《路曼尼亚民歌一斑》(1924年,北新书局出版),《英国近代小说集》(1929年,北新书局出版)。

第五卷译作卷(二),编入朱湘生前翻译与零散发表的译诗,后来汇编成《番石榴集》(1936年,商务印书馆出版)。

这次出版,为尊重原作者,力求保持朱湘作品的本来面貌,沿用了那个时代的习惯用语与用字,只对个别漏字或误排之处做了校正。

为方便读者分册阅读,每卷附《朱湘传略及其作品》,裨使读者全面理解朱湘的文学贡献特别是诗歌创作的杰出成就。

朱湘逝世过早,但著译丰硕,全集疏漏讹误之处在所难免,希望读者多多批评指正。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# 目 录

### 海外寄霓君

海外寄霓君 / 003

附录 / 154

### 朱湘书信集

朱湘书信集·序 罗念生 / 165

致彭基相 / 167

致汪静之 / 170

致梁宗岱 / 172

致曹葆华 / 175

致戴望舒 / 179

致吕蓬尊 / 181

致徐霞村 / 183

致赵景深 / 185

致柳无忌 / 212

致罗皓岚 / 217

致罗念生 / 241

致孙大雨 / 270

### 集外

致周作人 / 281

致顾一樵 / 285

致施蛰存 / 290

致曹葆华 / 291

致戴望舒 / 293

致罗皓岚 / 294

致闻一多 / 296

致梁实秋 / 298

致《洪水》编者先生 / 300

### 附录

朱湘传略及其作品 孙玉石 / 301



HAI WAI JI NI JUN

# 海外寄霓君





## 海外寄霓君<sup>①</sup>

(1928年2月—1929年8月)

霓妹,我的爱妻:

你从般若庵十二月初五写的“第一封”信我收到了。我后天就要搬家,你的信可以寄到憩轩四兄第一次替你打的信封那里。我在芝加哥城里过得好些,身体也好,望你不要记挂。我到今天总共收到你八封信。你信内并不曾提到岳母大人同憩轩四兄的病,想必是都好了。你的奶水不够,务必要请奶妈子。照我如今这般寄钱,是很够请奶妈子的,千万不要省这几块钱。小东身体已经不好,如若小时不吃够奶,一定要短命,那时我决定不依你,小沅你是不用我说就会当心的,所以我也不多讲。罗先生倒是很帮忙,不过那取衣的钱一定要还他。不知

---

① 本辑据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12月初版修订重印。

你已还给他了没有，千万记得还他。你很可以多寄些鱼肉给他，不过千万告诉他不要叫厨房作，怕的好鱼好肉给厨房赚下去了。你还告诉他，我从前在清华同他，同彭光钦先生，还同些别的同学，一同吃罗胖子先生从湘潭寄的鱼肉。我当时曾经答应了由家中寄些鱼肉给他们再吃一次，你可以多寄些，由他替我请他们罢。我这里只好等今年冬天再看寄不寄罢。如今已是春天，你寄时路上怕会坏了，不值得。并且东西寄到美国后，要抽我很重的税，那时东西不曾吃到，倒要赔钱，那才不上算呢，不过夏天罗先生来美国的时候，他到上海以后，我可以托他在泰丰买些罐头带给我。如若上海没有菌子罐头，你可以寄三四个罐头菌子到上海交他带给我，不能再多，再多他就带不了，并且太多时怕人查出来，那要罚很多的钱。我新近译好了一本外国诗，寄到上海，可以先拿四五十块现钱，我叫他们直接寄到般若庵八号朱小沅，大概阳历三月底你可以收到。我这几个月因为搬了两次家，省而又省，只省得二十块美金来，阳历三月初寄给你，阳历四月半你可以收到。连着稿费也有九十块中国钱了。以后希望每月能省十五块美金寄给你，我这样省，恐怕书都买不了什么。我来美国许久，电影同戏一次也不曾看过。等一年之后，你进了学堂，我或者可以多买些书，偶尔添点衣裳。像现今这样，是决定不成的。不过这我一点也不埋怨。我书尽有得看，因为芝加哥大学<sup>①</sup>的图书馆极大，要看什么书，就有什么书。我的霓妹妹替我带着一男一女，我每月至少总要有中国钱三十块寄给她，才放心。

大沅 二月六日第一封

---

① 芝加哥是美国第二个大城，生活程度极高，我从前已经告诉过你了，我来这里，因为最近，车费自己出的，还出得起，并且芝加哥大学极好。

霓君,我的爱妻:

从此以后,我决定自己作饭。每月可以寄二十块美金给你,我自己还可以买点书,我问了他们内行的人,知道腌鱼腊肉这面都可以买得到,不过这人不十分可靠,详细情形我以后告诉你。我想这个消息你听了一定很喜欢。一年半载之后,你进了学堂,很可以在这里面省出一笔钱来。现在已经春天,我的衣服没有,美国人又是富,我们中国人到这面来,至少不要穿得像叫化子。并且我那本书寄去上海,可以拿四五十块中国钱,我叫了他们给你寄去,可以支持些时候,所以我不得已,作了春天两套衣裳。阳历四月初一我准寄美金三十块回家。你阳历五月半可以收到。从阳历五月起,每月决定能余二十块,可以两个月寄一回。在美国照相,听说贵得不得了。照六张六寸的,要二十块美金。所以现在是照不起。无论如何,在美国总要照一次作纪念的。早迟那就不敢讲了。鱼肉你现在不必寄。还有罐头之类东西,美国并不贵,也不必托罗先生带了,绣花抽税太高,并且销得不多,也算了罢。我如今读书很快活,并且除去寄钱给你以外,我自己每月还能买些自己要看想买的书,这也叫我高兴。我如今立了一个志向,要把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诗都拿来读。这面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很大,我要看的这种书大半都有,你想我是多么快活。大前天本是礼拜,我照例应该写信给你的,因为看书有趣,看忘记掉了。我今天虽然看着一本好书(荷兰国的诗),不过我信没写,实在不放心。所以把书放下,赶快写信,省得你记挂。芝加哥这面常常阴天,不像北京,很像南京。长

沙我虽然离了好久,我想也是这样。写完这信,晚上作梦,梦到我凫水,落到水里去了。你跳进水里,把我救了出来。当时我感激你,爱你的意思,真是说也说不出来,我当时哭醒了,醒来以后,我想起你从前到现在一片对我的真情,心里真是一股说不出的味道。

沅达达 二月十六日第二封

三

霓君,我的爱妻:

接罗先生信,知道戒指事,那自然是当铺玩的鬼,我已经告诉他多认几个利钱取出来。你托他买东西,不知要买什么?他并不有钱,何必托他买?如若已经买了,钱务必照数还他。两张当票的钱连利钱也要还他。我又作了一本小书(译的诗),可以先拿二十块钱。阳历五月初头,你可以收到这笔钱。我今天看中国诗,有一首看了很感动,那首诗是苏武作的,说:“自从我们二人结发作夫妻以后,恩爱两不相疑。但是我明天早晨就要动身去外国了。只有今天一晚同在一起,那么就让我尽量地欢娱罢。我是要动身的人,心里总记挂着上路,怕误了时辰,所以我起来看看如今是什么时候了。你看,天上的参星同辰星都不见了,走了,我要同你分别了。我这是去匈奴(如今的蒙古),那里的人是性情不好的。我们再见的时候我也不敢讲是那一天。我握住你的手,长叹一声,想到别离,不觉落下了泪来。你保重身躯,常常记着我们欢乐的时光。我要是活着,一定早归。要是死了,我作鬼也记到你,不会忘记。”后来这作诗的苏武隔十九年回了本国,作了一个大官。我想到四五年后我们再见的时候,那是多么

快活的事情啊。

你的苏武,沅 二月二十一日第三封

#### 四

霓君,我的爱妻:

我好久不曾接到你的信,这我知道,是因为以前我告诉你我要回家,所以你怕我已经动身了,不曾写信给我。我当时告诉你说要回家,是阳历年底的事情。从长沙到美国的信要四十天左右可以到。一个来回是八十天。如今是阳历二月底了。我是阳历正月初到芝加哥的,所以我算算还要等二十天或者半个月才能接到你的信。过了这半个月就好了,以后就能每礼拜有你的信看了。我总共算一算,我寄给你的信总共至少有三十封,你的信我只收到八封。这就外面看来,好像你对我不起,写得太少了,其实不然。第一,你当时不知道我的住址。第二,你当时怀着小东。并且你以后的许多封信都是用的挂号,可见得你是极其小心,怕的它们掉了。其实信寄到美国来,是决定掉不了的。不过信虽掉不了,你用挂号寄来,可见得你是极其小心,怕我万一接不到,岂不心里难受?你这样的替我想,我应当怎样的爱你敬你。我写给你的信都没有挂号,因为我知道信是决失落不了的。你以后的信,也不要挂号了罢。以前憩轩四兄替你打的信封千妥万妥,决不会失落的。我再等个半年,等手头松动点,很想买一架打字机,钱可以分一年交完,第一个月交十块,以后每月交五块,总共一年交给他们六十五块。平常一次交钱是六十,那样我是再也买不起的。我再等半个月

就搬家,总要搬个长久的地方住,省得以后再麻烦了。这是第四封。

沅 二月二十八日

## 五

我爱的霓妹:

昨晚作了一个梦,梦到你,哭醒了。醒过来之后,大哭了一场。不过不能高声痛快地哭一场,只能抽抽噎噎的,让眼泪直流到枕衣上,鼻涕梗在鼻孔里面。今天是礼拜,我看书看得眼睛都痛了,半是因为昨夜哭过的原故,今天有太阳,这在芝加哥算是好天气了。天上虽然没有云,不过薄薄的好像蒙上了一层灰,看来凄惨得很。正对着我的这间房(在二层楼上)从窗子中间,看见一所灰色的房子,这是学校的,一点声音也听不见,好像死人一般。房子前面是一块空地,上面乱堆着些陈旧的木板。我看着这所房,这片地,心里说不出地恨它们。我如今简直像住在监牢里面,没有一个人说一句知心的话。有时看见一双父母带着子女从窗下路上走过去:这是礼拜日,父亲母亲工厂内都放了工,所以他们带了儿子女儿出门散散。我看见他们,真是说不出的羡慕。我如今说起来很好听,是一个留学生,可是想像工人一样享一点家庭的福都不能够,这是多么可怜又多么可恨。我写到这里,就忽地想起你当时又黄又瘦的面貌来,眼眶里又酸了一下。只要在中国活得了命,我又何至于抛了妻子儿女来外国受这种活牢的罪呢。霓君,我的好妹妹,我从前的脾气实在不好,我知道有许多次是我得罪了你,你千忍万忍忍不住了,才同我吵闹的。不过我的情形你应该也明

白。我确实是在外面受了许多的气，并且那时一屁股的欠债，又要筹款出洋，我确实是不知怎样办法是好。我想你总可以饶恕我罢？这次回家之后，我想一定可以过得十分美满，比从前更好。写这行的时候，听到一个摇篮里的小孩在门外面哭，这是同居的一家新添的孩子，我不知何故，听到他的哭声，心中恨他，恨他不是小沅小东，让我听了。我又想到你的温柔，你对我的千情万意，分开了，不能见面，不能立刻见面，说一句知心话，彼此温存一下，像从前在京城旅馆内初见面时那样温存一下。你还记得当时你是怎样吗？我靠在你身旁坐下，你身上面的一股热气直扑到我的脸上（我想我当时的热气也一定扑到了你的脸上）。我当时心里说不出的痒痒。后来我要摸你的手，我偷偷地摸到握住，你羞怯怯得好像新娘子一样，我当时真是说不出的快活。天哪，天哪，但望两三年后，夫妻都好，再能尝尝那种爱情的美味罢。

沅 三月四日第五封

## 六

霓君，我的爱妻：

昨天刚写“第五封”信给你，是寄到菜根香。今天接到你阴历年底从万府上寄来的信。尼庵内住，本不妥当。我们远离，彼此都十分伤心，你怎能住在尼庵里面？不过住在万府上，也不方便。你想进学堂，办法比较好些。我并不要你将来作教员经济独立，不过是，你单人租房子住既不妥当，住在万府上也不方便，不如把学堂当作旅馆样住，并且朋友很多，热闹些？可以把别离的苦处稍为忘记一点。小沅小东我



想或者可以寄住在万府上,我们自己用工钱雇一个奶娘,并且每月贴补万府上多少钱,作为小沅的饭钱同奶妈的饭钱。小沅将近三岁,能进幼稚园最好进幼稚园。我们要越少惊动亲戚越好。随便你进什么学堂,不过不要进名气不好的。你在学堂里,高兴就读些书,不高兴少读些。这我并不计较,因为我不是想你将来赚钱作家用,不过因为你无处可住,自己单身租房子住既不妥当,住在亲戚家中又不好意思。你进的学堂总要能让你天天看得见小沅同小东才好。不然,你同我分开了,又要同小沅小东分开,那还不如不进学堂呢。我看在不曾打听进学堂以先,你最好看看,万府上各位是否一齐都欢迎你,你可以向令妹私下商量,说是你同小沅小东可以住在万府上。不过要万府上肯受房饭钱才成,不然你是不能住在万府上的。你可以说万府上人口很多,并且你要住就住得很长久(两三年),你说住十天半个月到可以承受人情,你要住得很久,并且带了小沅小东,还要雇用人奶妈,一定要他们万府上受房租同饭钱才成,不然你就一定要搬出来,宁可自己租房子住。我每月(从阳历五月起)一定能省美金二十块,除去家用外还很可以省点下来。你为什么要搬去万府上住呢?如是令妹看见你常常独自伤心,不忍得,要你搬去同她一同住,叫你热闹一点,那你就一定要她肯受房钱同饭钱,不然你决定不能住在万府上。你可以向令妹说万府上自然是不计较的,不过,我朱家不出房租饭钱,是决不能在万府上借住的。我很希奇你为什么忽然搬去万府上了。说是我不寄钱给你,我又刚寄给了你一百块中国钱,至少总能用三个月。我又寄了两本书回中国,叫他们把钱直接寄给你,那总有八十块钱,再能用两个多月。(这是预支的稿费四分之一,以后还有。)用到阳历六月半,这时我阳历五月初头寄你的钱你刚好收到。这一接上,以后每月四十块中